

ZHOUSHAN EVENING NEWS 舟山晚报 新区教育 周刊
2026年10月26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杨玉莹 版式设计 汪菲菲

茉莉深处是慈容

定海二中八(4)班
学生记者 乐晓宇(证号C15020)

不知何处,传来《茉莉花》,那熟悉的旋律,浮现在脑海里。太祖母……

初夏,我时常能见到茉莉,那茉莉开得正好,花瓣薄如蝉翼,洁白得像揉皱的轻纱,对着光看几乎是透明的。太祖母最喜欢种茉莉,昔时,她成天侍弄着几盆茉莉,似乎她的指尖、衣角也有那淡淡的茉莉香味。

幼时,我整日围着太祖母转,看她养茉莉。太祖母总是戴着蓝布帕子,枯瘦的手指捏着小竹片,轻轻拨开花盆里的土,嘴里念叨:“茉莉好干净,根须得透透气,好比人心里敞亮。”浇水时,她总捧着瓷壶,老花镜滑到鼻尖,眼睛眯成一条缝,手腕斜倾,水流似细线,落进土里,毫无声息,望着茉莉,眼神柔得发暖,说:“快开吧,谢了后,又是一年。”蓦然间,两行细泪顺着她的眼角落下,溅落在花瓣上,晶莹剔透。

那时我年岁尚小,无法理解其中的情义,见到太祖母流泪,便觉得是坏事,忙替其擦泪,安慰道:“太奶奶别哭,你看,花开得多美啊,它在冲我们笑呢!”太祖母抬起头:“太奶奶不哭,太奶奶不哭。”她说完,一滴热泪落在我的手背上——我没有揭穿她。

暮夏时节,花大多快开完了,晨露还凝在枝叶上,太祖母就带着箩筐坐在花架下挑茉莉,边摘边跟我絮叨:“挑花得挑精神足的,就好比做人要好好做事,才不白活。”等到攒了小半篮,她就去把往年的绿茶干铺在竹筛上,均匀铺上茉莉花,便搬把藤椅搭着房子慢慢扇风。日头偏西,她取粗瓷杯,抓一小撮窨好的茶,倒入温水泡茶,续上水后,看着茶叶舒展,茉莉浮起,她端起茶杯,微微一抿。细碎的阳光落在她银白的鬓角,她指着杯中的花说:“这花香儿,泡进茶里把香气给了茶。做人也该这样,不张扬,把美好的留给别人。”风掠过花架,落英飘在杯边,和她的话、茶香一起轻轻落在我的心头。

直到那天,太祖母起不来了。于是,几盆茉莉被父亲带回了家,留了一盆放在病房里。但不知是何原因,那几盆茉莉没几日便枯萎了。

不久,太祖母去世了,带走了属于她的茉莉。

风掀起衣角,阴沉的天,我含着热泪,望向远处,萧子显曾写道:“本知人心不似树,何意人别似花离。”我明白,太祖母走了,那个爱我的人走了,而茉莉也被她带走了……

正如,茉莉深处是慈容……



品读黄以周

南海实验学校长峙初中校区八(1)班
学生记者 林孙娅骞(证号B1401)

雾海中的那束光

南海实验学校九(8)班
学生记者 户星谕(证号B359)

家门口海边的那座灯塔,是我少年时光里最耀眼的坐标。它以温暖而坚定的光,为浪涛里颠簸的船只锚定归途。

我跟着外婆走进岱山灯塔博物馆,那些泛黄卷曲的航海日志、带着海风咸味的锈迹斑斑的透镜零件,静静诉说着百年光阴里灯塔与海员的羁绊。老照片上的灯塔员在孤岛上日复一日擦拭透镜、添注燃油,未有过片刻懈怠。这份默默无言却始终如一的坚守,让灯塔不只是一座冰冷的建筑,而是岁月里最执着的守望。

作为班长,一边是堆积如山的功课与接连不断的测验,一边是繁杂琐碎的班级工作,两边的压力交织在一起,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一次期中考试,我的成绩骤然下滑二十多名,看着成绩单上的分数,我躲在房间里,甚至想卸下这份沉甸甸的责任。我开始怀疑自己,满心都是迷茫与挫败。外婆端着一碗温热的绿豆汤走进来,没有一句责备,只是轻轻摸着我的头,用温柔的眼神安抚我。周末,她特意带我来到海边,希望海风能吹散我心头的阴霾。

雾霭笼罩海面,天地间一片朦胧,我望着茫茫海面发呆,心中的烦闷如同眼前的雾气一般挥之不去。就在这时,远处的灯塔忽然亮起——橘红色的光穿透雾霭,稳稳地洒在起伏的浪尖上,在灰暗的天色中格外醒目。那束光坚定而沉稳,从不因风浪而动摇。外婆指着那束光,声音柔和却带着力量:“你看这灯塔,不管海风多烈、雾多浓,它的光永远不会晃一下。人也一样,只要守住心里的那束光,就不会被风浪卷走方向。”

望着那束穿透迷雾的光,我忽然懂得,灯塔员日复一日的坚守,正是我此刻最需要的力量。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座塔,更是一份从不放弃的责任。而我遇到一点压力便想要退缩,又怎能称得上担当?那一刻,灯塔的光不仅照亮了海面,也照亮了我混乱的内心,让我重新找回了前行的方向。

从那以后,我重新调整了节奏:用便签纸写下清单,合理安排学习与工作;课间主动请教难题,认真整理错题;帮同学梳理知识。看着同学们豁然开朗的笑脸,我渐渐明白,班长的责任不是负担,而是可以传递的光。我虽然依旧忙碌,但不再焦虑,因为我像灯塔一样,守住了自己的节奏,不在风浪里迷失方向。

如今,每当我站在海边,看着灯塔在暮色里稳稳亮起,就会想起那段被照亮的时光。外婆的话,就像灯塔永恒的光,永远在我迷茫时,为我照亮前行的路。

指导老师 周正璐

张爱玲传记

东港中学八(7)班
学生记者 李青颖(证号D1137)

张爱玲,1920年出生于上海,1995年在洛杉矶离世,是民国时期很有代表性的作家。早早见识过人情冷暖的她,用笔写下世间众生的百态,记录时代的起起落落。

1920年,上海一户名门家庭迎来了女婴,她就是张爱玲。在外人眼里,她出身豪门,住着气派的大宅。可光鲜外表的背后,这个家族早已走向衰败,家里死板的封建规矩像牢笼一样困住所有人。她的父母感情不和,很早就分开了。年少的张爱玲亲眼看见家族里的虚伪和父母无休止的争吵。大家只羡慕她家境优渥,却不知道,华丽外壳之下,她的童年孤单又无依靠。

七岁时,张爱玲就爱上了文字。她拿起笔开始写作,把心里的想法写在纸上,搭建属于自己的小世界。在外求学漂泊多年后,她回到上海,迎来了写作的黄金时期。她写下《倾城之恋》,讲述一段爱情,一次动心,一座城市随之倾覆;写下《金锁记》,揭开人性的枷锁,展露人内心深处的阴暗;写下《沉香屑》,感叹人生无常,世事变迁。

张爱玲的文笔优美,文字留有想象空间,字里行间带着淡淡的悲凉。就像她看似光鲜的家世,内里满是孤单,文字里藏着她敏感清冷的内心。她用心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,可时代并没有善待她。很多人不理解她的作品,嘲讽她写的爱情故事,单纯觉得只是富家女子对爱情的幻想。他们不知道,张爱玲笔下写的不只是个人情感,而是那个时代真实的人间百态。

上海的繁华旧梦慢慢散去,张爱玲远赴美国。她减少社交,远离喧嚣,独自坐在桌前坚持写作。1995年,这位才女安静地离开了人世,留下许多经典作品。

她这一生,朱门华屋,恰似大观园盛时。

拥有金玉锦绣般的繁华,终究只是镜中花、水中月。

再多深情眷恋,也抵挡不住世事变化,最后落得一地凉薄。

盛开的勇气

南海实验初中九(8)班
学生记者 赵丹秋(证号B363)

夕阳温柔地铺满大地,尘埃在光影里翻涌。考试失利的我,在碎砖烂瓦间漫无目的地走着,望着眼前破败荒芜的废墟,忽然想起那首小诗,陷入沉思:盛开的勇气,究竟是什么?

我曾固执地以为,勇气就是遇事向前冲的鲁莽,是盲目挑战未知的胆量。直到那次偶遇,我才明白,勇气不只是行动上的力量,更是如小荷般在内心顽强盛放的气魄。

那天午后,我走在废墟前,余光忽然瞥见一位女子。她身穿素色布衣,齐耳短发,正坐在断石柱上,对着废墟认真描摹。我轻轻走过去,生怕惊扰这份专注。

当我看到她膝头的画本,瞬间屏住了呼吸。她画的正是眼前废墟,可经过她的笔锋,坍塌破旧的楼板化作起伏的山峦,斜插的钢筋变成挺立的青松。这原本破败无序的残垣,在她笔下竟如彩虹般动人。

“您画得真好,这些破烂东西都活了过来。”我不禁感叹。“破烂东西?”她抬起头,注视着眼前废墟,“不,这是城市蜕变的印记,正如小荷盛放。你看——”

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,忽然觉得一切都拥有了独特的美感:夕阳斜照,倒塌的钢筋镶上一层金边,砖缝间长出的青苔如花般悄然绽放,燕雀在空洞的窗洞中安家,就连墙上的儿童涂鸦,也透着生命的气息。

忽然一阵清风拂过,她的裤腿轻轻飘起。我惊讶地看着她,她仿佛知道我的心思,便慢慢讲起她的故事:原来她曾是一名登高爱好者,因一场意外车祸失去了一条腿。可她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,而是拿起画笔,用画笔重塑生活。

“世界以痛吻我,我却报之以歌。”命运给她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,她却以画笔丈量光明与未来。我终于明白:勇气从来不是盲目的冲动,而是在破碎中重建,在废墟中开出最坚韧的花。

如今,每当我前路迷茫,被挫折困住脚步,总会想起那个午后废墟前的身影。原来青春的勇气,从不是一往无前的冲动,而是纵然身处废墟,依然愿意在破碎之中,开出属于自己的花。